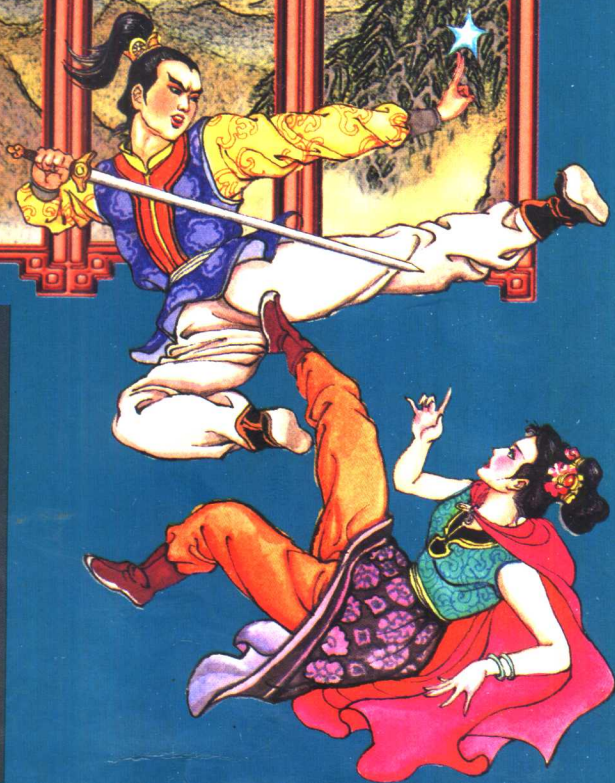


天魁星



柳殘陽作品全集

天 魁 星

(台湾)柳残阳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天魁星仇忍武功超绝，忠贞仁恕而又风流倜傥，与凤嘉琪伉俪情深，隐居于澹泊小筑安闲度日。

因“八忠社”截杀退隐清官冯子正，屈无忌伸手阻挠，便遭追杀。他受伤后遇救于正握怀赏春的仇忍。

屠继成率“八忠社”众凶煞围袭仇忍住处，眼看将惨败时，屠继成又唆使带来“鬼家帮”合攻。仇忍和屈无忌败逃，仇忍的爱妻落入敌手，双腿被斩，更惨遭玷污……

仇忍和屈无忌去龙虎山庄救妻，无功而还，便去寒鸣江搬请“红白道”助拳。途中与古上才、凌重两位杀手老友相遇，为了回盈盈，阻止了孙照月夺人之爱。

到了寒鸣江，恰遇“红白道”与……会、

千戈门激将起，仇忍等人施诈降诱敌连环计助“红白道”取得了大胜利。

不久，仇忍从“红白道”借兵五六十人，偕同屈无忌等好手返回龙虎山庄报仇救妻。路上在夏日河边又与“铁鹰派”魔女有段小插曲。

仇忍等人深入龙虎山庄探查爱妻被关处所时，又遇固盈盈及其丈夫岑鹤。岑鹤却是“八忠社”重金礼聘的杀手，与仇忍又势同水火

在与屠继成对垒厮杀时，原本是鬼母童梅请来的杀手方玲，在生死关头认清了屠继成。童梅的蛇蝎心肠，毅然倒戈，并指出凤嘉琪被关之所……

当群凶尽诛，大仇得报，受辱成残的凤嘉琪面对丈夫，却欲自尽……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1)
第 三 章	(34)
第 四 章	(43)
第 五 章	(67)
第 六 章	(81)
第 七 章	(88)
第 八 章	(108)
第 九 章	(120)
第 十 章	(128)
第十一章	(145)
第十二章	(158)
第十三章	(166)

第十四章	(181)
第十五章	(195)
第十六章	(201)
第十七章	(217)
第十八章	(233)
第十九章	(240)
第二十章	(256)
第二十一章	(270)
第二十二章	(277)
第二十三章	(294)
第二十四章	(311)
第二十五章	(319)
第二十六章	(331)
第二十七章	(348)
第二十八章	(358)
第二十九章	(375)
第三十章	(387)

第一章

春天。

蔚蓝澄碧的天空下，是含黛的青山，一弯流水横过山前，就在山脚水涯，浓密的林荫下，建有一座小巧雅致的草亭，亭中石桌石椅俱全，现在，他就坐在那里，悠然自得的欣赏着这番春景，并独自享受桌上摆置的佳肴美酒，显然的，这是个颇知生活情趣的人。

他一身白袍，头扎同色文士巾，大约有二十七八的年纪，脸庞是那种微方的国字形，带有健壮的古铜色彩，眼睛是乌黑发亮的，显示着一股特异的冷静与坚强意味，他有只倨傲的挺拔鼻子，棱角鲜明的嘴唇，这些，再衬上他那双浓密斜飞的眉毛，便组合成这样的一张面容：智慧的、世故的、深沉的、倔强的、无畏的而又有些儿玩世不恭的面容！

闲闲的眺望着远山流水，他一手执壶，一手举杯，自家又为自家斟满了酒，在他斟酒的一刹间，他的两只袍袖滑到肘部，赫然显露出他戴在左右手腕上的每边两只怪异的银环来。

这四只银环，全闪烁着刺目的光辉，而光辉却并不全

是单纯的银色，它们每只都宽有两寸，而且环面更镶嵌满了粒粒棱角齐整的宝石，这些宝石又是凸突出环面很高的，仿佛是银环上的锐锥，它们有着红、蓝、黄、白、黑等五种光彩，闪耀着缤纷夺目的美丽虹光，而这些宝石嵌合在银环上的技术异常高明，看上去，它们就像是天生在那上面的，显得无比的牢固又天衣无缝，每一只银环样子都十分沉重，环缘是平钝光滑的，而且是活扣套在手腕上——可以拉大或紧缩，不过，看了这几只银环，除了惊异于它们的硕大沉重与华贵瑰丽之外，恐怕还会给人另一个印象：它们甚至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武器敲破敌人的头！

是的，这四只银环正有这么一种功用，便直截了当的说吧——它们在雕铸出世的前后，它们的主人也原本就是为了这个功用；如今戴有这四只银环的人正是它们的始主人，他戴着这四只银环，已有十二年了……

这人姓仇，单名一个忍，就凭了这四只银环，他在武林中已经奠定了深厚稳固的基础，发挥了无比的威力，也使他的名字震慑天下，叫两道同源在闻风之下脸色泛白！大家公送他一个称号：“天魁星”——象征他的威武立霸，不错，周天二十八宿，北斗第一星——“天魁星”！江湖中人，更称他那戴在左右手腕上的四只银环为“认命圈”，表示只要一见之下，便只有认命服输了；仇忍这四只银环上面所镶嵌的五色宝石，其实并非寻常的宝石，那是一种产自极北“罗玄山”上的稀罕硬玉，这种硬玉，产量极少，世所难见，它有一个特性，便是坚硬无比，不但碎石如粉，且

可力抗钢铁，丝毫也不会有所损伤，此外，这种硬玉质地之细润滑密，色泽之晶莹烁丽，就更不逊于任何珠宝了，但是，很容易可以看出，仇忍却并不将它的价值看重在这上面，因为他把这些银环及环上硬玉看作一件武器……事实也如此，亦看作一件护身克敌的工具，用这四只银环，他业已不知敲破几许强敌大仇的脑袋瓜子了……

浅浅啜了一口酒，仇忍满足的吁气，酒是澄黄色的，像琥珀，盛在他手中的碧玉杯里，黄碧相映，越发色泽鲜艳诱人，而面对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这等情景，又该多么恬怡美妙。

他不禁暗暗赞叹起来，春天是温馨的、柔丽的、绮艳的，而且应该是生气蓬勃加上平和宁逸的……

不错，这是春天，一个人们正该享受其中柔美的大好春天——

突然，他怔了怔，目光不禁投向草亭外那条满被林荫遮掩住的小径上，就在他方才将目光转到那里的时候，嗯，一个人正在踉踉跄跄的从小径上奔了出来，这人大概有四旬上下的年纪，身材矮壮却沾满血迹，粗黑的头发散乱着，一张宽阔又微黑的脸膛这时泛出淡金之色，他的一双露出冷酷光芒的眼睛依旧狠厉的圆睁不瞬，如削的尖挺鼻子急剧翕动，阔大的嘴巴紧抿——虽然双唇已变成乌青；这人在跌跌撞撞的奔跑间，可以发觉他的身体上的另一宗特征——双臂奇长，几乎垂到膝盖，而手臂之粗，手掌之宽厚，又几乎超过普通人的一半！

仇忍虽说年龄尚轻，却是老江湖了，他淡淡一瞥之下，便大概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那人也必是个江湖同道，但却是运气不佳，现在可能正被人家追赶着，否则，便是刚才在某场拼斗中吃了亏！

用杯沿在下唇上轻轻摩擦着，经验告诉仇忍，不要随便去管一件不知内情的闲事，因此，他既未出声，也不招呼，仍然安若泰山般坐在那里，仅是以目光注意着那人的行动。

奔出小径之后，那人像是异常痛苦的大大摇晃了一下，他站住脚，定了定神，再向四周探视，当然，他立即便发现了前面这座颇富诗意的草亭，以及，草亭中风雅自赏的仇忍！

那人似是迟疑了一下，然后，他咧开大嘴，喘息着，一阵风似的奔向草亭而来。

叹了口气，仇忍喃喃道：“他来了！希望不要惹上麻烦才好。”

瞬息间，那人已来到草亭之外，也不见他耸身作势，就那么微一晃动，竟已轻飘飘的毫无声息落入亭中！

不赞赏，更不惊讶，仇忍平淡的道：“如果你想喝两口酒提提神，请便，如果你还有别的要求，我劝你尽早打消。”

那人狠狠的盯着仇忍，目光如刀，他的冷酷剽悍之气绝不因他此时的受伤狼狈情形略现委顿，相反的，更有一股出奇的狂野之概！

毫不在意的吸了口酒，仇忍道：“别那么瞪我，老弟，

我并不害怕。”

那人一言不发，抢前夺过桌上的酒壶，仰起脖子就是咕噜噜的一阵牛饮，由于他灌得太急了，非但酒渍四流，浸衣染襟，更将他呛得连连咳个不停！

仇忍笑了笑，道：“慢慢来，不用急，他们只怕过了一阵子才能追到这里。”

正在剧烈呛咳着的那人，闻言下猛的抬头瞪视仇忍，那半壶酒一阵咳将他的脸孔涨得赤红，眼睛睁得像要吃人一样，眼球上遍布满了血丝，形状十分可怕；他狠毒又沙哑的低吼：“你也是‘八忠社’的爪牙？”

听到“八忠社”这三个字，仇忍不由微微皱了皱眉，他摇头道：“我不是。”

那人又粗暴的道：“那么你是他们的同路人？”

再一次摇头，仇忍道：“也不是。”

那人宛如释怀了一点，稍稍显得缓和了些，但却依然粗声粗气的道：“既然都不是，你怎么知道有‘八忠社’的人在后面追我？”

仇忍“嗤”了一声，道：“我并没有说‘八忠社’这三个字，我只说有人追你。”

面孔的肌肉一抽搐，那人恶狠狠的道：“你怎晓得有人在后面追我？”

看着他，仇忍慢条斯理的道：“这是春天。”

呆了呆，那人吼起来。

“什么意思？”

仇忍一笑道：“春天是风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原该处在一片温馨祥和之中，便是没有我这等的轻松愉快，诗情画意吧，至少也应该意态悠闲，宁静安泰，但你却并非如此，老弟，你浑身染血神色灰败，且更在仓皇奔跑，这除了说明你在逃避某一种灾难之外，莫不成另有一种恰当的解释么？”

嗅嗅杯中佳酿的芬芳，他又道：“你在前跑，自然，后面就会有人在追了，要不，你又何苦如此作践你自己？”

喉咙里咆哮一声，那人不再多说，他转身便走。但是，刚迈出一步，却蓦地全身痉挛起来，他痛苦得弯下了腰，双手捧在胸前，呻吟声开始自他齿缝中进出！

微喟一声，仇忍道：“一个受了内伤的人是不宜在狂奔之后又马上灌下大半壶烈酒的，这只会使伤势加剧，血气翻腾，老弟，看样子你也是个技击行家，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艰辛又吃重的，那人缓缓转过身来，他面孔歪曲，大脑门上汗如雨下，咬着牙，他抽搐着咆哮：“闭上……你他娘……的臭嘴！”

微微一笑，仇忍道：“因为你的狼狈处境，我饶过你这一遭，否则，老弟，我的脾气也并不比你好。”

突然站起，但又痛得那人“嗷”的叫了一声，双手捂着胸腹，一屁股坐到地下，他噓着气，脸色顿时又成了淡金！

仇忍淡淡的道：“不要再妄动，这是为你着想，假如你

再硬自发力，恐怕用不了别人下手，你自己就摆平你自己了。”

那人的脸色是淡金的，嘴唇却泛成乌青，他满头满脸全是汗水，五官也扭曲得离了原位，颤抖着，他瞪着仇忍，语声宛似哆嗦出来的：“你……你……朋……友……你可……愿……帮……我……一……下？”

沉默片刻，仇忍道：“不敢讲，你先说说看，要我怎么帮助你？”

那人又抽搐了几次，咬着牙直发抖：“‘八忠社’……有七个人……在后面……追……追我……其中……有……他们的三……三个头子……在平……常……我不怕……但……如今……却……却无法……抗衡……你……你肯……掩……掩护……我……避过他……他们的……追……追杀……么？”

仇忍平静的问：“为什么他们要追杀你？”

那人颤抖着，痛苦的道：“因为……我……破坏了……一宗他们……正在进行的……伤天害理的……行动……”

用力握紧了拳，吸着气，他又断断续续的道：“‘八忠社’……的人……在……‘三叉河’……截杀当代……有名的退隐清官……‘泸州’前任知府……冯子正全家……我……我看过眼……半路就伸手……管了这件事……他们怀恨在……心……缀上了我就……在前面……那山凹子……里将我……暗算了……我奋力……冲出……才没有……遭到毒手……但他们并不……放松……正……在……

一路……一路……追来！”

又皱起眉头，仇忍道：“不错，‘泸州’前任知府冯子正的确是位名符其实的好官吏。但是，你也总该清楚‘八忠社’更不是好惹的呀！在今天的江湖黑道上，他们可以说稳执绿林各帮各派的牛耳，俨然乃盟主之尊了，而他们一贯行事的作风又是狠酷暴戾得出了名的，你谁不好去犯，却专门犯‘八忠社’？”

那人再度痉挛，呻吟道：“我只问……一件事……该不该做……不管后果如何……我……我并不含糊……他们！”

仇忍冷冷的道：“你是谁？”

那人急喘着道：“‘千臂龙’……屈无忌！”

长长“哦”了一声，仇忍展颜笑道：“难怪呀难怪，原来是你这个老怪物，硬骨头，你是众人皆知的泼皮货，换了别人也一定撒鸭子走路，不会惹这麻烦了！”

屈无忌用一双怪眼瞪着仇忍，呻吟道：“你……又是谁？”

哈哈一笑，仇忍双手上伸，袍袖滑落，赫然显露出他左右双腕上的闪耀银环来，屈无忌陡然一震，面色大变，脱口尖叫：“天魁星！”

仇忍笑咪咪的道：“我们该是老交情了，神交。”

喘着气捧着心口，屈无忌抖索索的道：“到底……仇忍……你是帮我……不帮？”

点点头，仇忍道：“帮！”

屈无忌痛苦的抖着道：“那就……赶快离开……这里

……他们快……到了……”

站起来，仇忍道：“好，我家就在这里过去不足两三里的‘澹泊小筑’，我就背你到我家里暂时避一避风头吧！”

屈无忌正待挣扎站起，上前一步欲要扶他的仇忍却突然僵住不动了，屈无忌急切的问：“怎……么了？”

吁了口气，仇忍道：“来不及了，他们业已赶到啦！”

震动了一下，屈无忌的目光立刻投向小径那边，果然，在林荫掩映下，七条人影正星飞丸泻也似掠了过来。

长叹一声，他颓然坐倒，喃喃的道：“仇忍……你不该问我太多话……时间耽搁了……”

瞅了他一眼，仇忍缓缓转过身来，边平静的道：“我该问的，屈无忌，至少我要弄清楚值不值得帮你！”

一阵赧然，屈无忌自知失言，他忙喘着道：“请恕我……仇忍……我是……太急太紧张了……”

摆摆手，仇忍笑道：“我不介意，眼前的情势也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嗯，我会多增点麻烦之外。”

几句话的功夫，对面七个人已飞似的来到草亭外面，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猎物就在眼前，也显然察觉了仇忍在这个局面中所造成的新发展，于是，七个人立即分散成七个不同的位置——俱是利出手的位置，将草亭的出路全然在无形中截断。

点点头，仇忍笑嘻嘻的道：“嗯，果然是行家的手法！”

七个不速之客都穿着一身闪闪泛着丝光的黄衫，站在前面的三个一看即知为首脑人物，三个人无论是神态、表

情、举动，全显露出那种不可一世又倨傲专横的意味，现在，他们正以不带一丁点儿情感的目光冷峻的注视着草亭里的仇忍。

仇忍当然也打量着他们，站在较前面的这三个人，无可置疑的只要叫人看上一眼之后便永远不能忘怀：右首的一个细如竹竿，尖头削腮，脸上五官细小，宛如一个芋头削尖了按在他脖子上权当脑袋一样；而他那狭小的脸孔上更青森森的瞧不出点“活人”的味道；中间的一位倒是长得修长端正，可就一张脸蛋儿白了点，简直白得像蜡捏的，这位仁兄的神态也像是蜡捏的，冷硬、僵木、呆板得毫无情趣可言，甚至连他的眼珠子也直定定的转也不转；左边的一个长像更是绝了，长长的脸膛上眼窝内陷，鼻子和嘴巴怪异的往外突伸出来，上下唇翻卷，露出两排黄牙，这些配上他那泛着青森光芒的眼珠，脸孔上黑黝黝的粗重汗毛，便组合成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形象——似一张狼脸！而他整个形体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却正是叫人寒而不栗的善性的疯狂感触！

缓缓的，仇忍笑了笑，他心里在想：可真是好几副尊容。

于是，他又淡然望了望站在另外四个角度的四名大汉，那四个人全是强健得像牛一般的彪形汉子，但他们流露在眉宇之间的却并不是牛一样的蠢笨鲁莽表情，而是无比的剽悍之态！

又笑了笑，仇忍用手指点了点面前的三个人，他先对

那个竹竿似的芋头脑袋道：“你是‘八忠社’的第五号头子‘狂拐’雷匡。”

又指了指那面白蜡的角色，他道：“你呢，却是第七号头子‘绝心’黎喜。”

眯着眼，他瞧向第三张狼脸，笑道：“阁下就好认了，阁下这张尊容像是挑挂出来的招牌，‘狼脸’赵奇，对么？‘八忠社’敬陪末座的第八位头儿？”

对方三个人一点也没有惊讶或激怒的表示，生着个芋头脑袋的‘狂拐’雷匡细声细气的启口道：“小子，事情恐怕并没有你想象中那般好玩，你以这种姿态出现，表示什么意思？”

“绝心”黎喜语声僵冷的道：“你自断一条左臂，然后滚蛋，这样做至少你能留住一命。”

仇忍摆摆手，依旧笑嘻嘻的道：“二位先不要动怒，我呢，并不想开罪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八忠社’不是好招惹的……”“狂拐”雷匡轻轻的道：“我还以为你要包庇那姓屈的无赖！”

仇忍也放轻了声音道：“假如我不包庇他，是否就可以请求黎七头儿免掉我自断一臂之罚呢？”

青森森的窄脸一动也不动，雷匡道：“你根本无法庇他，但如果你现在立即滚开，我可以叫黎七恕过你一遭！”

仇忍认真的道：“不假？”

雷匡细声道：“不假。”

“绝心”黎喜平板的道：“你再多说一句话，就又要当